

五代史記注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漢臣傳第十八

蘇逢吉京兆長安人也漢高祖鎮河東父悅爲高祖從事逢吉常代悅作奏記悅乃言之高祖高祖召見逢吉精神爽秀憐之乃以爲節度判官高祖性素剛嚴賓佐稀得請見逢吉獨入終日侍立高祖書閣中兩使文簿盈積莫敢通逢吉輒取內之懷中伺高祖色可犯時以進之高祖多以爲可以故甚愛之

五代史蘇逢吉長安人父悅逢吉母早喪

而悅鰥居旁無侍者性嗜酒雖所飲不多然漱醪終日
忙人供膳皆不稱旨侯逢吉庖炙方肯下筋悅初仕蜀
官升朝列逢吉初學爲文嘗代父染翰悅嘗爲高祖從
事甚見禮遇因從容薦逢吉曰老夫耄矣才器無取男
逢吉粗學拔毫性復恭恪如公不以狔犬之微愿令事
左右高祖召見以精神爽惠甚憐之有頃擢爲賓佐凡
有謀議立侍其側高祖素嚴毅及鎮太原位望崇重從
事稀得謁見惟逢吉日侍左右兩使文簿堆案盈几左
右不敢輒通逢吉置于懷袖然逢吉爲人貪詐無行喜
俟其色悅則諾之多見其可

爲殺戮高祖嘗以生日遣逢吉疏理獄囚以祈福謂之

靜獄逢吉入獄中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以報曰獄

靜矣

五代史逢吉深文好殺從高祖在太原時嘗因事高祖命逢吉靜獄以祈福祐逢吉盡殺禁囚以報

高祖建號拜逢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

制度草創朝廷大事皆出逢吉逢吉以爲已任然素不

學問隨事裁決出其意見是故漢世尤無法度而不施

德政民莫有所稱焉高祖既定京師逢吉與蘇禹珪同

在中書除吏多違舊制逢吉尤納貨賂市權鬻官謗者

謹譁然高祖方倚信二人故莫敢有告者

五代史高祖建號于太原

逢吉自節度判官拜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車駕至汴朝廷百司庶務逢吉以爲已任參決處置並出胸臆雖有當有否而事無畱滯會翰林學士李濤從容侍帝言及霸府二相官秩未崇逢吉旋加吏部尚書未幾轉左僕射監脩國史從征杜重威于鄴下數乘醉抵辱周太祖及高祖大漸與楊邠史宏肇等臥內同受顧命李濤與逢吉論甥舅之契相得甚歡濤之入相逢吉甚有力焉會濤上章請出兩樞密爲方鎮帝怒罷濤相勒歸私第時論疑濤承逢吉之風旨先是高祖踐阼之後逢吉與蘇禹珪俱在中書有所除拜多違舊制用捨升降率意任情至有自白丁而升宦路由流外而除令錄者不可勝數物論紛然高祖方倚信二相莫敢言者

五

代史補高祖在河東幕府闕書記朝廷除前進士邱廷敏爲之以高祖有異志恐爲所累辭疾不起遂改蘇逢吉未幾契丹南侵高祖仗順而起兵不血刃而天下定逢吉以佐命功自掌書記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逾年廷敏始選授鳳翔麟遊縣令過堂之日逢吉戲之且撫所坐椅子曰合是長官坐何故讓與鄙夫耶廷敏遂慚悚退而鳳翔李永吉初朝京師逢吉以永吉故秦王從職子家世王侯五代史纂誤今按李茂貞雖載其嘗封秦王至從職嗣位則不言其襲封今逢吉傳稱爲王爵蓋嘗襲封而本傳闕書也且又本傳止叙至從職之卒而不及永吉以至於入朝之事皆不載亦闕文當有奇貨使人告永吉許以一州而求其先王玉帶永吉以無爲解逢吉乃使人市一玉帶直數千緡責永吉償之前客省使王筠自晉末使楚至是還逢吉意筠得楚王重賂遣人求之許以一州筠怏怏以其橐裝之半

獻之而皆不得州

五代史逢吉尤貪財貨無所顧避求進之士稍有物力者即遣人微露風

旨許以美秩及楊邠爲相稍奪二蘇之權自是盡斂手而已邠每懲二蘇之失艱于除拜至于諸司補吏與門

胥出身一切停罷時論以邠之蔽固亦由

逢吉禹珪本不能至公于物之所致也晉相李崧從

契丹以北高祖入京師以崧第賜逢吉而崧別有田宅

在西京逢吉遂皆取之崧自北還因以宅券獻逢吉逢

吉不悅而崧子弟數出怨言其後逢吉乃誘人告崧與

弟與等下獄崧款自誣伏與家僮二十人謀因高祖山

陵爲亂獄上中書逢吉改二十人爲五十人遂族崧家

五代史初高祖至汴以故相馮道李崧爲契丹所俘并于真定乃以崧第賜逢吉道第賜禹珪崧于洛陽有別業亦爲逢吉所有及真定逐契丹崧道歸朝崧弟嶼以逢吉占據其第時出怨言未幾崧以西京宅券獻于逢

吉不悅會崧有僕夫欲誣告謀反逢吉誘致其狀卽告史去肇令逮捕其家逢吉遣直省吏召崧至第卽令監至侍衛獄翌日所司以獄辭上其李與欵招云與兄崧弟義與家僮二十人商議比至山陵發引之時同放火爲亂其告是實蓋自誣之辭也逢吉仍以筆添注二十人字爲五十人封下有司盡誅崧家時人冤之歸咎于逢是時天下多盜逢吉自草詔書下州縣凡盜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或謂逢吉日爲盜族誅已非王法況鄰保乎逢吉恡以爲是不得已但去族誅而已于是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柔盡殺平陰縣十七村民數百人衛州刺史葉仁魯聞鄆有盜自帥兵捕之時村民十數共逐盜入于山中盜皆散走仁魯從後至見民捕盜者以爲賊悉擒之斷其脚筋暴之山麓宛轉號呼累日而死

聞者不勝其冤而逢吉以仁魯爲能由是天下因盜殺

人滋濫

五代史及執朝政尤愛刑戮朝廷患諸處盜賊遣使捕逐逢吉自草詔意云應有賊盜其本家

及四鄰同保人並仰所在全族處斬或謂逢吉日爲盜者族誅猶非王法隣保同罪不亦甚乎逢吉堅以爲是竟去全族二字時有鄆州捕賊使臣張逢吉已貴益爲令柔盡殺平陰縣十七村民良由此也

豪侈謂中書堂食爲不可食乃命家厨進羞日極珍善

繼母死不服喪妻武氏卒諷百官及州鎮皆輸綾絹爲

喪服武氏未葬除其諸子爲官有庶兄自外來未白逢

吉而見其諸子逢吉怒託以佗事告于高祖杖殺之五代

史逢吉性侈靡好鮮衣美食中書公膳鄙而不食私庖供饌務盡甘珍嘗于私第大張酒樂以召權貴所費千餘緡其妻武氏卒葬送甚盛盛班行官及外州節制有與逢吉相款洽者皆令齋送綾羅絹帛以備縞素失禮違

度一至于此又性不拘名教繼母死不行服妻死未周其子並授官秩有庶兄自外至不白逢吉便見諸子逢吉怒且懼他日凌弱其子息乃逢吉嘗從高祖征鄴數密白高祖誣以他事杖殺之

使酒辱周太祖于軍中太祖恨之其後隱帝立逢吉素善李濤諷濤請罷太祖與楊邠樞密李太后怒濤離間大臣罷濤相以楊邠兼平章事事悉關決逢吉禹珪由是備位而已乾祐二年加拜司空周太祖鎮鄴不落樞密使逢吉以謂樞密之任方鎮帶之非便與史宏肇爭于是卒如宏肇議宏肇怨逢吉異已已而會飲王章第使酒坐中宏肇怒甚逢吉謀求出鎮以避之既而中輟人問其故逢吉曰苟捨此而去史公一處分吾藿粉矣

五代史乾祐二年秋加守司空周太祖之將鎮鄴也逢吉奏請落樞密使隱帝曰有前例否逢吉奏曰樞密之任方鎮帶之非便史宏肇曰兼帶樞密所翼諸軍稟畏竟從宏肇之議宏肇怨逢吉之異已逢吉曰此國家之事也且以內制外則順以制內豈得便耶事雖不從物議多之居無何王章張飲會逢吉與史宏肇有謗言大為宏肇所詬逢吉不校幾至毆擊逢吉馳馬而歸自是將相失歡逢吉欲希外任以紓宏肇之怒既而中輟人問其故逢吉曰苟領一方鎮祇是時隱帝少年小人消得史公一處分則為壘粉矣

在側宏肇等威制人主帝與左右李業郭允明等皆患之逢吉每見業等以言激之業等卒殺宏肇卽以逢吉

權知樞密院方命草麻聞周太祖起兵乃止五代史李業輩惡宏

肇楊邠等逢吉知之每見業等卽微以言激怒之及宏肇被害逢吉不預其謀聞變驚駭卽授宣徽權知樞密院事尋令草制正授制入聞鄴兵至澶州乃止事急逢吉謂人曰蕭牆之變太覺匆遽主上若有一言見問必

不至逢吉夜宿金祥殿東閣謂司天夏官正王處訥曰
是矣昨夕未暝已見李崧在側生人接死者無吉事也周太
祖至北郊官軍敗于劉子陂逢吉宿七里夜與同舍酣
飲索刀將自殺爲左右所止明日與隱帝走趙村自殺
于民舍周太祖定京師梟其首適當李崧被刑之所廣
順初賜其子西京莊并宅一區五代史數夕宿于金祥殿之東謂天官正王處
訥曰夜來就枕未暝已見李崧在傍生人與死人相接
無吉事也及周太祖自鄴至汴官軍敗于劉子陂是夕
逢吉宿于七里郊與同舍痛飲醉將自刎左右止之至
曙與隱帝同抵民舍遂自殺周太祖定京城與聶文進
等全梟于北市釋其家族其梟首之所適當李崧
寃死之地廣順初詔就西京賜其子莊宅各一區
史宏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也爲人驕勇走及奔馬梁

末調民七戶出一兵宏肇爲兵隸開道指揮選爲禁兵

漢高祖典禁軍宏肇爲軍校

五代史史宏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也父潘本田家

宏肇少游俠無行拳勇健步日行二百里走及奔馬梁

末每七戶出一兵宏肇在籍中後隸本州開道都選入

禁軍嘗在晉祖麾下遂畱爲其後漢高祖鎮太原使將

親從及踐阼用爲控鶴小校武節左右指揮領雷州刺史高祖建號于太原代州王

暉拒命宏肇攻破之以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侍衛步軍

都指揮使是時契丹北歸畱耿崇美攻王守恩于潞州

高祖遣宏肇前行擊之崇美敗走守恩以城歸漢而河

陽武行德澤州翟令奇等皆迎宏肇自歸宏肇入河陽

五代史高祖鎮太原奏請從行

高祖從後至遂入京師

升爲牙校後置武節左右指揮

以宏肇爲都將，遙領雷州刺史。高祖建號之初，代州王暉叛，以城歸契丹。宏肇征之，一鼓而拔，尋授許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會王守恩以上黨求附，契丹主命大將耿崇美率衆登太行，欲取上黨。高祖命宏肇以軍應援，軍至潞州，契丹退去。翟令奇以澤州迎降，會河陽武行德遣人迎宏肇，遂率衆南下，與行德合。故高祖由蒲陝赴洛如歸，宏肇爲將，嚴毅寡言，麾下嘗小忤，意立搃殺之。軍中爲之股慄，以故高祖起義之初，宏肇行兵所至，秋毫無犯。兩京帖然，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歸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代史殺寡言部轄軍衆，有過無舍。兵士所至，秋毫無犯。部下有指揮使嘗因指使少不從命，宏肇立搃殺之。將吏股慄，以至平定。兩京無敢干忤，從駕征邾，迴加高祖疾大。同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鎮宋州。高祖疾大漸，與楊邠、蘇逢吉等同受顧命。隱帝時，河中李守貞鳳

翔王景崇永興趙思綰等皆反關西用兵人情恐懼京
師之民流言以相驚恐宏肇出兵警察務行殺戮罪無
大小皆死冊府元龜邊歸謹至隱帝時爲刑部侍郎乾祐三年上言臣伏見諸處有人拋無名文書及言風聞訪聞之事不委根苗接便追擾既非責實多是構虛窮理本之有傷漬化源之無益遂使貪吏狡吏蓄私憾以仇人讒夫佞夫扇狂言而害物請明行條制庶絕罔誣其受納獄訟直須顯有披論具陳名姓卽據理詳按無縱舞文無名文書及風聞訪聞並望止絕不得施行俾存欽恤之風不失含宏之體從之時史宏肇弄權殺害酷毒不循理體以羅織成風歸謹嫉之故有是奏是時太白晝見民有仰觀者輒腰斬于市市有醉者忤一軍卒軍卒誣其訛言坐棄市凡民抵罪吏以白宏肇宏肇但以三指示之吏卽腰斬之又爲斷舌決口斫筋折足之刑李崧坐奴告

變族誅宏肇取其幼女以爲婢于是前資故將失職之

家姑息僮奴而廝養之輩往往脅制其主

冊府元龜周王知貴唐景

思紀綱之僕也景思初仕漢爲汭淮巡簡屢挫淮賊時

史宏肇淫刑黷貨多織羅南北富商殺之以利其財大

開告密之門景思部下有僕夫希求無厭雖委曲待之

不滿其心一日拂衣而去見宏肇言景思受淮南厚賂

私貯器械欲爲內應宏肇卽令親吏殿三十騎往收之

告者謂收吏曰景思多力十夫之敵也見便殺之不

則無及矣收騎至景思迎接有欲擒之者景思以兩手

抱之大呼曰冤哉景思何罪設若有罪死亦非晚何不

容披雪公等皆丈夫安忍如此都將人命釋之引告者面

證景思言受淮南賂景思曰我從人家人並在此若有

是私貯積亦是受賂言我貯甲仗除官賜外有一事亦

之景思曰使者搜索其家惟衣一箇軍籍糧簿而已乃寬

思被誣乃見宏肇曰唐景思赤心爲國某服事三十年

孝于父母義于朋友被此誣罔何以伸陳某請先下獄

願公迫追劾景思免至冤橫宏肇慙之令在獄日與酒

食景思既枉桎梏在路穎毫之人隨至京師衆共保證之宏肇乃令鞠告事者具伏誣陷卽斬之遂奏釋景思東都事畧薛居正傳史宏肇領侍衛親軍威震人土殘忍自恣人莫敢忤其意其部下吏告民犯鹽禁法由死居正疑其不實召詰之乃其吏以私憾而誣之逮世侍吏鞠之具伏以吏抵法宏肇雖怒甚竟亦無以屈也侍衛孔目官解暉狡酷因緣爲姦民抵罪者莫敢告訴燕人何福進有玉枕直錢十四萬遣僮賣之淮南以鬻茶僮隱其錢福進笞責之僮乃誣告福進得趙延壽玉枕以遺吳人宏肇捕治福進棄市帳下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財宏肇不喜賓客嘗言文人難耐呼我爲卒宏肇領歸德其副使等月率私錢千緡爲獻穎州麴場官麴溫與軍將陳拯爭官務訟之三司三司直溫拯訴之宏

肇以謂潁已屬州而溫不先白已乃追溫殺之連坐者

數十人

五代史高祖大漸與樞密使楊邠周太祖蘇逢

吉等同受顧命隱帝嗣位加檢校太師兼侍中

居無何河中永興鳳翔連橫謀叛關輔大擾朝廷日有

徵發羣情憂備亦有不逞之徒妄構虛語流布京師宏

肇都轄禁軍警衛都邑專行刑殺畧無顧避無賴之輩

望風匿跡路有遺棄人不敢取然而不問罪之輕重理

之所在但云有犯便處極刑枉濫之家莫敢上訴巡司

軍吏因緣爲姦嫁禍脅人不可勝紀時太白晝見民有

仰觀者爲坊正所拘立斷其腰領又有醉民抵忤一軍

士則誣以訛言棄市其他斷舌決口斫筋折足者僅無

虛日故相李崧爲部曲誣告族戮于市取其幼女爲婢

自是仕宦之家畜僕隸者皆以姑息爲意而舊勳故將

失勢之後爲廝養輩之所劾制者往往有之軍司孔目

吏解暉性狡而酷凡有推劾隨意鍛鍊人有抵軍禁者

被其苦楚無不自誣以求死所都人遇之莫敢仰視有

燕人何福殷者以商販爲業嘗以十四萬市得玉枕遣

家僮及商人李進賣于淮南易茗而迴家僮無行隱福

殷貨財數十萬福殷責其償不伏遂杖之未幾家僮詣

宏肇上變言契丹主之入汴也趙延壽遣福殷等繫之解暉
陰遣淮南以致誠意宏肇卽日遣捕福殷等繫之解暉
希旨榜掠備至福殷自誣連罪者數輩並棄市妻女爲
宏肇帳下分取之其家財籍沒宏肇不喜賓客嘗言文
人難耐輕我輩謂我輩爲卒可恨可恨宏肇所領睢陽
其屬府公利委親吏楊乙就府檢校貪戾兇橫負勢生
事吏民畏之副戎已下望風展敬聚斂刻剝無所
不至月率萬緡以輸宏肇一境之內嫉之如讎周太

祖平李守貞推功羣臣宏肇拜中書令隱帝自關西罷
兵漸近小人與後贊李業等嬉遊無度而太后親族頗
行干託宏肇與楊邠稍裁抑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
職宏肇輒斬之帝始聽樂賜敎坊使等玉帶錦袍往謝
宏肇宏肇怒曰健兒爲國征行者未有徧賜爾曹何功
敢當此乎悉取所賜還官周太祖出鎮魏州宏肇議帶

樞密以行蘇逢吉楊邠以爲不可宏肇恨之明日會飲
竇貞固第宏肇厲聲舉爵屬太祖曰昨日廷論何爲異
同今日與公飲此逢吉與邠亦舉大爵曰此國家事也
何必介意乎遂俱飲醕宏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
槍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
軍賦何從集乎太平治跡統類韓琦云唐置府兵最爲
近古天寶已後廢不能復至於五代曠募長征之兵故困
天下而不能給毛錐子蓋言筆也宏肇默然他日會
飲章第酒酣爲手勢令宏肇不能爲客省使閭晉卿坐

次宏肇屢救之

五代史閭晉卿者忻州人也家世富豪少仕并門歷職至客將高祖在鎮頗見

信用乾祐中歷閤門使判四方館未幾關西亂郭從義討趙思綰于京兆晉卿偏師以攻賊壘賊平爲內客省

使丁父憂起復前職時宜微使闕晉卿以職次事望合
當其任既而久稽拜命晉卿頗怨執政會李業等謀殺
楊史詔晉卿謀之晉卿退詣宏肇將告其事宏肇不見
晉卿憂事不果夜懸高祖御容于中堂泣禱于前遲明
戎服入朝內難既作以晉卿權侍衛馬軍
都指揮使北郊兵敗晉卿乃自殺于家
蘇逢吉戲曰
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宏肇妻閻氏酒家倡以爲譏已
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校宏肇欲毆之逢吉先出
宏肇起索劍欲追之楊邠泣曰蘇公漢宰相公若殺之
置天子何地乎宏肇馳馬去邠送至第而還由是將相
如水火隱帝遣王峻置酒公子亭和解之五代史周太祖平河中班
師推功于衆以宏肇有翊衛鎮重之功言之于隱帝即
授兼中書令隱帝自關西賊平之後昵近小人太后親
族頗行干託宏肇與楊邠甚不平之太后有故人子求
補軍職宏肇怒而斬之帝始聽樂賜教坊使玉帶諸伶

官錦袍往謝宏肇宏肇讓之曰健兒爲國戍邊忍寒暑未能徧有霜賜爾輩何功敢當此賜盡取袍帶還官其兒戾如此周太祖有鎮鄴之命宏肇欲其兼領機樞之任蘇逢吉異其議宏肇忿之翌日因實貞固飲酒貴臣悉集宏肇厲色舉爵屬周太祖曰昨晨廷論一何同異今日與弟飲此揚邠蘇逢吉亦舉大爵曰此國家之事也何足介意俱飲酣宏肇又厲聲言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至于毛錐子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雖有長槍大劍若無毛錐子瞻軍財賦自何而集宏肇默然少頃而罷未幾三司使王章于其第張酒樂時宏肇與宰相樞密使及內客省使閭晉卿等俱會酒酣爲手勢令宏肇不熟其事而閭晉卿坐次宏肇屢教之蘇逢吉戲宏肇曰近坐有姓閭人何憂罰爵宏肇妻閭氏本酒妓也宏肇謂逢吉譏之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校宏肇欲毆逢吉逢吉策馬而去宏肇遽起索劍意欲追逢吉楊邠曰蘇公是宰相公若害之致天子何地公細思之邠泣下宏肇索馬急馳而去邠慮有非常連鏹而進送至第而還自是將相不協如水火矣隱帝遣王峻將酒樂于公子是時李業郭允明後贊聶文進亭以和之竟不能解

等用事不喜執政而隱帝春秋漸長爲大臣所制數有
忿言業等乘間譖之以謂宏肇威震人主不除必爲亂
隱帝頗欲除之夜聞作坊鍛甲聲以爲兵至達旦不寐
由是與業等密謀禁中乾祐三年冬十月十三日宏肇
與楊邠王章等入朝坐廣政殿東廡甲士數十人自內
出擒宏肇邠章斬之并族其三家五代史纂誤今按漢
隱帝紀是年冬十一
月丙子殺楊邠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史宏肇三司使
王章皆滅族周太祖紀云十一月丁丑威遂舉兵渡河
然則史宏肇傳以爲十月十三日者誤當爲十一月也
宏肇已死帝坐崇元殿召
羣臣告以宏肇等謀反羣臣莫能對又召諸軍校見于
萬歲殿帝曰宏肇等專權使汝曹常憂橫死今吾得爲

汝主矣軍校皆拜周太祖卽位追封宏肇鄭王以禮歸

葬

五代史其後李業郭允明後贊聶文進居中用事不悅執政又見隱帝年漸長厭爲大臣所制嘗有忿言

業等乃乘間譖宏肇等隱帝稍以爲信業等乃言宏肇等專權震主終必爲亂隱帝益恐嘗一夕聞作坊鍛甲之聲疑外有兵仗卒至達旦不寐自是與業等密謀禁中欲誅宏肇等議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事豈可輕發耶更問宰臣等李業在側曰先皇帝言朝廷大事莫共措大商量太后又言之隱帝怒曰閨門之內焉知國家之事拂衣而出內客省使閻晉卿潛知其事乃詣宏肇私第將欲告之宏肇以他事拒之不見乾祐三年冬十一月十三日宏肇入朝與樞密使楊邠三司使王章同坐于廣政殿東廡下俄有甲士數十人自內而出害宏肇等于閣夷其族先是宏肇第數有異嘗一日于階砌隙中有烟氣蓬勃而出禍前二日昧爽有星落于宏肇前三數步如迸火而散俄而被誅周太祖踐阼追封鄭土以禮葬官爲立碑宏肇子德琬乾祐中授檢校司空領忠州刺史粗讀書親儒者常不悅父之所爲貢院嘗錄一學科于省門叫譟中中書門下宰相蘇逢吉令送

侍衛司請痛笞刺面德琬聞之白父曰書生無禮有府縣御史臺非軍務治也公卿如此蓋欲彰大人之過宏肇洪以爲然卽破械放之後之識者尤嘉德琬之爲人焉宏肇弟福比在滎陽別墅聞禍匿于民間周太祖卽位累遷閑廐使仕皇朝歷諸衛將軍

楊邠魏州冠氏人也少爲州掌籍吏租庸使孔謙領度支補邠勾押官歷孟華鄆三州糧料院使事漢高祖爲右都押衙高祖卽位拜樞密使邠出于小吏不喜文士與蘇逢吉等內相排忌逢吉諷李濤上疏罷邠與周太祖樞密使邠泣訴李太后前太后怒罷濤相加邠中書侍郎兼吏部尙書同平章事五代史楊邠魏州冠氏人也少以吏給事使府後唐祖庸使孔謙卽其妻之世父也謙領度支補勾押官歷孟華鄆三州糧料院使高祖爲鄆都畱守用爲左都押衙

高祖鎮太原益加親委漢國建遷檢校太保權樞密使
汴洛平正拜樞密使檢校太傅及高祖大漸與蘇逢吉
史宏肇等同受顧命輔立嗣君隱帝卽位宰臣李濤上
章請出邠與周太祖爲藩鎮邠等泣訴于太后由是罷
濤而邠邠如中書侍郎兼吏部是時逢吉禹珪頗以私
尚書同平章事仍兼樞密使

賄除吏多繆邠爲相事無大小必先示邠邠以爲可乃
入白而深革逢吉所爲凡門蔭出身諸司補吏者一切
罷之邠雖長于吏事而不知大體以謂爲國家者帑廩
實甲兵完而已禮樂文物皆虛器也以故秉大政而務
苛細凡前資官不得居外面天下行旅皆給過所然後
得行旬日之間人情大擾邠度不可行而止邠嘗與主
章論事帝前帝曰事行之後勿使有言也邠遽曰陛下

但禁聲有臣在聞者爲之戰慄李太后弟業求爲宣徽使帝與太后私以問邠邠止以爲不可帝欲立所愛耿夫人爲后邠又以爲不可夫人死將以后禮葬之邠又以爲不可由是隱帝大怒而左右乘間搆之與史宏肇等同日見殺邠爲人頗儉靜四方之賂雖不卻然往往以獻于帝居家謝絕賓客晚節稍通搢紳延客門下知史傳有用乃課吏傳寫未幾及于禍周太祖卽位追封宏農王

五代史時中書除吏太多訛謬者衆及邠居相位帝一以委之凡南衙奏事中書除命先委邠斟酌如不出邠意至于一簿一掾亦不聽從邠雖長于吏事不識大體常言爲國家者但得裕藏豐盈甲兵強盛至于文章禮樂並是虛事何足介意也平河中邠加右僕射邠旣專國政觸事苛細條理煩碎前資官不得

于外方居止自京師至諸州府行人往來並須給公憑
所由司求請公憑者朝夕填咽旬日之間民情大擾行
路擁塞邠乃止其事時史宏肇恣行慘酷殺戮日衆都
人士庶相目于路邠但稱宏肇之善太后弟武德使李
業求爲宣徽使隱帝與太后重違之私訪于邠邠以朝
廷內使邠亦以爲太速夫人卒隱帝欲以后禮葬邠又
止之隱帝意不悅左右有乘間進甘言者隱帝益怒之
邠繕甲兵實帑廩俾國用不闕邊鄙粗寧亦其功也
宣和書譜楊邠魏州冠氏人也少爲州掌籍吏事漢高
祖官至樞密使隱帝卽位加中書侍郎平章事邠長于
吏事執政以來帑藏實兵甲完國用不乏邊鄙肅靜皆
其功也末年畱意指紳延客門下知經史有用乃課吏
傳寫至于作正書雖不能造鍾王之藩翰然氣格超邁
粗有可觀

王章魏州南樂人也爲州孔目官張令昭逐節度使劉
延皓章事令昭令昭敗章婦翁白文珂與副招討李周

善乃以章託周周匿章褚中以橐駝負之洛陽藏周第
唐滅章乃出爲河陽糧料使漢高祖典禁兵補章都孔
目官從之太原高祖卽位拜三司使檢校太尉五代史王章大
名南樂人也少爲吏給事使府同光初隸樞密院後歸
本郡累職至都孔目官後唐清泰末屯駐捧聖都虞候
張令昭作亂逐節度使劉延皓自稱畱後章以本職爲
令昭役使末帝遣范延光討平之搜索叛黨甚急章爲
妻卽白文珂之女也文珂與副招討李敬周善以章爲
託及攻下逆城敬周匿之載于橐駝褚中竄至洛下匿
于敬周之私第及末帝敗章爲省職歷河陽糧料使高
祖典侍衛親軍詔爲都孔目官從至河東專委錢穀國
初授三司使檢校太傅
從征杜重威于鄴下
高祖崩隱帝卽位加太尉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是時漢方新造承契丹之後京師空乏
而關西三叛作周太祖用兵西方章供饋軍旅未嘗乏

絕然征利剥下民甚苦之往時民租一碩輸二升爲雀

鼠耗章乃增一碩輸二斗爲省耗緡錢出入皆以八十

爲陌章減其出者陌三

文獻通考致堂胡氏曰百姓輸稅足雀鼠耗蠹倉廩乃有司之

責而亦使百姓償之歛稅重矣然稱之曰雀鼠之耗尙

爲有名章乃使十倍而償十百千萬有定數矣以八十

爲百既非定數然出入皆然尙爲均一章乃於出者特

收其三省耗不已於是有一斛之稅又取其三斛者省

陌不已於是有一千之省又取其頭子者故曰作法於

貪敝將若何章以此佐國用不乏於一時信號爲能臣

然國所以興而遂亡身所以貴而自殺者乃自於此故

言利之臣自以謂時之不可少我而不知人之不多我

也可不州縣民訴田者必全州縣覆之以括其隱田天

下由此重困然尤不喜文士嘗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算

子未知顛倒何益于國耶百官俸廩皆取供軍之餘不

堪者命有司高估其所以估定又增謂之擡估章猶意不
能滿往往復增之民有犯鹽礬酒麴者無多少皆抵死
吏緣爲姦民莫堪命已而與史宏肇等同日見殺五代史明
年高祖崩隱帝卽位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居無何蒲
雍岐三鎮叛是時契丹去汴之後國家新造物力未充
章與周太祖史宏肇楊邠等盡心工室知無不爲罷不
急之務惜無用之費收取聚財賦專事西征軍旅所資供
饋無乏及三叛平賜與之外國有餘積然以專干權利
刻下過當斂怨歸上物論非之舊制秋夏苗賦民稅一
斛別輸二升謂之雀鼠耗乾祐中輸一斛者別令輸二
斗目之爲省耗百姓苦之又官庫出納緡錢皆以八十
爲陌至是民輸者如舊官給者以七十七爲陌遂爲常
式民有訴田者雖無十數戶章必命全州覆視幸其廣
有苗額以增邦賦會未數年民力大困章與楊邠不喜
儒士羣官所請月俸皆取不堪資軍者給之謂之閒雜
物命所司高估其價估定更添謂之擡估章亦不滿其
意隨事更令添估章急干財賦收干刑法民有犯鹽礬

酒麴之令雖絲毫滴瀝盡處極刑吏緣爲姦民不堪命
章與楊邠同郡尤相親愛其廢用進拔者莫非鄉舊常
輕視文臣曰此等若與一把算子未知顛倒何益于事
後因私第開宴席召賓客史宏肇逢吉乘醉誼詬而
罷章自是忽忽不樂潛求外任邠與宏肇深沮其意而
私第數有怪異章愈懷憂恐乾祐三年冬與史宏肇楊
邠等遇害夷其族妻白氏禍前數月而卒無子惟一女
適戶部員外郎張貽肅歲疾漸年扶病就戮鶴林玉
露五代史漢王章爲三司使征利剥下緡錢出入元以
八十爲陌章每出錢陌必減其三至今七十七爲官省
錢者自章始歸田錄用錢之法自五代以來以七十
七爲陌謂之省陌今市井交易又尅其五謂之依除
劉銖陝州人也少爲梁邵王牙將與漢高祖有舊高祖
鎮太原以爲左都押衙五代史劉銖陝州人也少事梁
高祖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與銖有舊乃銖爲人慘酷
表爲內職高祖出鎮并門用爲左都押衙
奸殺戮高祖以爲勇斷類已特信用之高祖卽位拜永

興軍節度使徙鎮平盧加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又加侍
中是時江淮不通吳越錢鏐使者常泛海以至中國而
濱海諸州皆置博易務與民貿易民負失期者務吏擅
自攝治置刑獄不關州縣而前爲吏者利其厚賂縱之
不問民頗爲苦銖乃一切禁之然銖用法亦自爲刻民
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卽隨其數杖之謂之隨
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又增民租畝
出錢三十以爲公用民不堪之

五代史銖性慘毒好殺高祖以爲勇斷類己深

委遇之國初授永興軍節度使從定汴洛移鎮青州加同平章事隱帝卽位加檢校太師兼侍中銖立法深峻令行禁止吏民有過不問輕重未嘗貸免每親事小有忤旨卽令倒曳而出至數百步外方止膚體無完者每

杖之遣幾杖對下謂之合歡杖或杖人如其歲數謂之
隨年杖在任擅行賦斂每秋苗一畝率錢三千夏苗一
畝率錢二千以備公用部內畏之脅肩重迹乾祐中淄
青大蝗銖下令捕蝗畧無遺漏田苗無害先是濱海郡
邑皆有兩浙迴易務厚取民利自置刑禁追攝王民前
後長吏利其厚賂不能禁止銖卽告所部不得與吳越
徵負擅行追攝浙人惕息莫敢干命隱帝患銖剛暴召之懼不至是時沂

州郭淮攻南唐還以兵駐青州隱帝乃遣符彥卿往代

銖銖顧禁兵在莫敢有異意乃受代還京師隆平集郭

銖守平盧稱疾不朝隱帝疑其叛詔瓊領兵屯青州銖

將害之張宴伏兵幕下瓊無懼色銖亦不敢發瓊爲言

去就禍福銖嘗切齒于史宏肇楊邠等已而宏肇等死

銖謂李業等曰諸君可謂僕儼兒矣五代史朝廷懼銖

沂州刺史郭瓊自海州用兵還過青州遂畱之卽以符

彥卿代銖銖卽時受代離鎮之日有私鹽數屋雜以糞

機填塞諸井以土平之彥卿發其事以聞銖奉朝請久之每潛執手于史宏肇楊邠第會李業輩同誅宏肇等銖喜謂業輩曰君等可謂僕僮兒矣權知開封府周太

祖兵犯京師銖悉誅太祖與王峻等家屬太祖入京師銖妻裸露以席自蔽與銖俱見執銖謂其妻曰我則死矣汝應與人爲婢太祖使人責銖曰與公共事先帝獨無故人之情乎吾家屠滅雖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也今公亦有妻子獨不念之乎銖曰爲漢誅叛臣爾豈知其佗是時太祖方欲歸人心乃與羣臣議曰劉侍中墜馬傷甚而軍士逼辱殆有微生吾欲奏太后貸其家屬何如羣臣皆以爲善乃止殺銖

樂善錄王處訥獨臻星歷之妙依漢祖于

太原開國為尙書博士判司天監舊與周祖舉兵向闕
物色得之大喜因從容問劉氏何以如是享壽短促處
訥曰其得數自遠以卽位後專復讎殺人又好夷人之
族所以怨結天下社稷不久周祖厥然嘆息蓋是時方
以兵圍蘇逢吉劉銖二人第待旦斃聞處訥此語亟
命寬貸其逢吉已自經但誅銖而已餘不戮一人通
鑑考異實錄國子博士司天監洛陽王處訥素與周祖
善因言劉氏祚短事處訥曰漢歷未盡但以卽位後讎
殺人夷人之族怨結天下所以社稷未盡但以卽位後
太祖方以兵圍蘇逢吉劉銖之第侯旦而族之間其言
蹶然遽與李業等梟首于市赦其妻子太祖卽位賜陝
州莊宅各一區五代史尋以銖權知開封府事周太祖
親族及王峻家並為銖所害周太祖入
京城執之下獄銖謂妻曰我則死矣君應與人為婢耳
妻曰明公所為如是雅合為之周太祖遣人讓銖曰昔
日與公常同事漢室寧無故人之情家屬屠滅公雖奉
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哉公家亦有妻子還顧念否銖
但稱死罪遂啟太后并一子誅之而釋其妻周太祖踐
阼詔賜銖妻陝州莊宅各一區刪府元龜周太祖初

親族及王峻家並爲劉銖所害帝入京城銖夫婦裸以席自蔽平旦執之下獄帝遣人讓銖曰與公同事先帝寧無故人之分吾家屬屠滅公雖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哉今亦有妻兒家屬公還惜否銖但稱死罪時羣臣方集帝言曰前青州劉侍中墜馬傷甚昨夜又軍士逼凌殆有微生據法屠人家屬罪不容誅然冤報往還不息今欲奏太后止罪其身原其家屬何如羣臣稱善及奏從之廣順初太祖念嘗同奉漢室乃詔賜銖妻陝州莊宅一區通鑑考異五代史闕文周祖自鄴起兵銖盡誅周祖之家子孫婦女十數人極其慘毒及隱帝遇害周祖以漢太后令收銖下獄使人責銖殺其家對曰銖爲漢家戮叛族耳不知其他威怒殺之王禹偁曰周世宗朝史官脩漢隱帝實錄銖之忠言諱而不載銖今有子孝和擢進士第按銖所至貪婪酷虐在青州謀不受代賴郭瓊諭之始入朝私怨楊史快其就戮隱帝敗歸射而不納使至野死其屠滅周祖之家出于殘忍之性耳豈忠義之士耶王禹偁所記蓋憑孝和之言耳今不取

李業高祖皇后之弟也

五代史李洪建太后母弟也事高祖爲牙將高祖卽位累歷軍

校遙領防禦使史宏肇等被誅以洪建爲權侍衛馬步
軍都虞候及鄴兵南渡命洪建誅王殷之族洪建不卽
行之但遣人監守其家仍令給饌竟免屠戮周太祖入
京城洪建被執王殷感洪建之恩累祈周太祖乞免其
死不從遂殺后昆弟七人業最幼故尤憐之高祖時以
之洪建弟業爲武德使隱帝卽位業以皇太后故益用事無顧憚時
天下旱蝗黃河決溢京師大風拔木壞城門宮中數見
怪物投瓦石撼門扉隱帝召司天趙延乂問禳除之法
延乂對曰臣職天象日時察其變動以考順逆吉凶而
已禳除之事非臣所知也然臣所聞殆山魃也皇太后
乃召尼誦佛書以禳之一尼如廁旣還悲泣不知人者
數日及醒訊之莫知其然而帝方與業及聶文進後贊

郭允明等狎昵多爲廋語相誚戲放紙鳶于宮中太后

數以災異戒帝帝不聽

五代史業昆仲凡六人業處其季故太后尤憐之高祖置之麾

下及卽位累遷武德使出入禁中業侍太后之親稍至

驕縱隱帝嗣位尤深倚愛兼掌內帑四方進貢二宮費

委之出納業喜趨權利無所

顧避執政大臣不敢禁詰

時宣徽使闕業欲得之太

后亦遣人微諷大臣楊邠史宏肇等皆以爲不可業由

是怨望謀殺邠等邠等已死又遣供奉官孟業以詔書

殺郭威于魏州威舉兵反隱帝遣左神武統軍袁義冊

元龜袁光輔同光中爲復州刺史天成初上言叔父幼年遇亂離家與臣同名臣今欲改名義從之侍衛

馬軍都指揮使閻晉卿等率兵拒威于澶淵兵未出威

已至滑州隱帝大懼謂大臣曰昨太草草耳業請出府

庫以資軍宰相蘇禹珪以爲未可業拜禹珪于帝前曰
相公且爲官家勿惜府庫乃詔賜京師兵及魏兵從威
南者錢人十千督其子弟作書以告北兵之來者及漢
兵敗于北郊業取內庫金寶懷之以奔其兄保義軍節
度使洪信洪信拒而不納業走至絳州爲人所殺

五代史會

宣徽使闕業意欲之太后亦令人微露風旨于執政時
楊邠史宏肇等難之業由是積怨蕭牆之變自此而作
楊史既誅業權領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北郊兵敗業自
取金寶懷之策馬西奔行至陝郊其節度使洪信卽其
長兄也不敢匿于家業將奔太原
至絳州境爲盜所殺盡奪而去

聶文進并州人也少爲軍卒善書算給事漢高祖帳中
高祖鎮太原以爲押司官高祖卽位厯拜領軍屯衛將

軍樞密院承旨

五代史聶文進并州人少給事于高祖帳下高祖鎮太原甚見委用職至兵馬

押司官高祖入汴授樞密院承旨歷領軍屯衛大將軍遷領衛大將軍仍領舊職

周太祖爲樞

密使頗親信之文進稍橫恣遷右領軍大將軍入謝召

諸將軍設食朝堂儀鸞翰林御厨供帳飲食文進自如

有司不敢劾周太祖鎮鄴文進等用事居中及謀殺楊

邠等文進夜作詔書制置中外邠等已死文進黠閱兵

籍指麾殺戮以爲己任周太祖在鄴聞邠等遇害初以

爲文進不與及發詔書皆文進手迹乃大詬之周兵至

京師隱帝敗于北郊太后懼使謂文進善衛帝對曰臣

在此百郭威何害慕容彥超敗走帝宿于七里文進夜

與其徒飲酒歌呼自若明旦隱帝遇弒文進亦見殺五代

史遇周太祖出征稍至驕橫久未遷改深所怨望與李業輩構成變亂史宏肇等遇害之前夕文進與同黨預作宣詔制置朝廷之事凡關文字並出文進之手明日難作文進點閱兵籍徵發軍衆指揮取舍以爲己任內外咨稟前後填咽太祖在鄴被構初謂文進不預其事驗其事迹方知文進亂階之首也大詬詈之太祖過封邱帝次于北郊文進告太后曰臣在此請宮中勿憂兵散之後文進召同黨痛飲歌笑自若遲明帝遇禍文進奔竄爲軍士所追梟其首

後贊兗州瑕邱人其母倡也贊幼善謳事張延朗延朗

死贊更事漢高祖高祖愛之以爲牙將高祖卽位拜飛

龍使

五代史後贊爲飛龍使贊母本倡家也與父同郡往來其家生贊從職四方父未嘗離郡贊旣長疑

其所生及爲內職不欲父之來寓書以致其意父自郡至京師直抵其第贊不得已而奉之隱帝尤

愛幸之楊邠等執贊久不得遷乃共謀殺邠等邠等

死隱帝悔之贊與允明等番休侍帝不欲左右言已短

隱帝兵敗北郊贊奔兗州慕容彥超執送京師梟首于

市五代史乾祐末宰相楊邠侍衛親軍使史宏肇執權贊以久次未遷頗懷怨望乃與樞密承旨聶文進等

構變及難作贊與同黨更侍帝側剖判戎事且防間言北郊兵變贊竄歸兗州慕容彥超執之以獻有司鞠贊

伏罪周太祖命誅之

郭允明少爲漢高祖廝養高祖愛之以爲翰林茶酒使

五代史郭允明者小名實十河東人也幼隸河東制置使范徽柔被誅允明遂爲高祖廝養服勤既久頗得高

祖之歡心高祖鎮太原稍厯牙職及卽位累遷至翰林茶酒使兼鞍轡庫使隱帝尤狎愛之

允明益驕橫無顧避大臣不能禁允明使荆南高保融

車服導從如節度使保融待之甚厚允明乃陰使人步
測其城池高下若爲攻取之計者以動之荆人皆恐保
融厚賂以遣之遷飛龍使已而李業與允明謀殺楊邠
等是日無雲而昏霧雨如泣日中載邠等十餘尸暴之
市中允明手殺邠等諸子于朝堂西廡王章壻張貽肅
血流逆注隱帝敗于北郊還至封邱門不得入帝走趙
村允明從後追之弑帝于民舍乃自殺五代史隱帝嗣位尤見親狎每
恃寵驕縱畧無禮敬與相州節度使郭謹以同宗之故頗交結謹在鎮允明常齎御酒以遺之不以潛上犯禁
爲意其他輕率悉皆類此執政大臣頗姑息之嘗奉使荆南車服導從有同節度使將至州縣郵驛奔馳畏懼
節度使高保融承迎不暇允明潛使人步度城壁之高庫池隍之廣隘以動荆人冀得重賄乾祐末兼飛龍使

未幾與李業輩構變楊邠等諸子允明親刃之于朝堂
西廡下王章女壻戶部員外郎張貽肅血流逆注聞者
哀之及北郊之敗允明迫帝就民舍手行弑逆尋亦自
役通鑑考異實錄帝至元化門劉銖射帝左右帝迴
詣西北郭允明露刃隨後西北至趙村前鋒已及亂兵
騰沸上懼下馬入於民舍郭允明知事不濟乃抽刃犯
蹕而崩薛史隱帝紀郭允明知事不濟乃刺刃於帝而
崩允明自殺周太祖紀云允明弑漢帝于北郊劉恕曰
允明帝所親信何由弑逆蓋郭威兵殺帝事成之後諱
之因允明自殺歸罪耳按弑帝未必是允明但莫知爲
誰故止
云亂兵

五石山房集卷三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一

廬陵歐陽修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周臣傳第十九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少舉進士爲校書郎依漢樞密使楊邠邠與王章史宏肇等有隙朴見漢興日淺隱帝年少孱弱任用小人而邠爲大臣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邠東歸後李業等教隱帝誅權臣邠與章宏肇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獨免

五代史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

父序以朴貴贈左諫議大夫朴幼警慧好學善屬文漢乾祐中擢進士第解褐授校書郎依樞密使楊邠館于

郊第是時漢室寢亂大臣交惡朴度其必危因乞告東歸未幾李業輩作亂害郊等三族凡遊其門下者多被其禍而朴獨免周世宗鎮澶州朴爲節度掌書記世宗爲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爲推官世宗卽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姦于內遠者叛于外小不制而至于僭大不制而至于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

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爲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爲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效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彊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

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旣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爲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彊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爲邊患可爲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于不達大體不合機變惟陛下寬之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歲中遷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

五代史國初世宗鎮澶淵朝廷以朴爲記室及

世宗爲開封尹拜右拾遺充開封府推官世宗嗣位授
此部郎中賜紫二年夏世宗命朝廷文學之士二十餘
人各撰策論一首以試其才時朴獻平邊策云唐失道
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
之術當失之時莫不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姦于內
遠者叛于外小不制而至于大大不制而至于僭天下
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
據其地平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
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
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
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
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強財足人和將和有
必取之前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爲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
爲之前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
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吳國東至海
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
西備西則撓東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
之虛實衆之強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
以輕兵撓之彼人怯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
大發則必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

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而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為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強兵攻之然其力已喪不足以為邊患可為後圖候其便則一削以平之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檢之後可以平邊此歲夏秋便可于沿邊貯納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于不達大體不合機變望陛下寬之世宗覽之愈重其器識未幾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東軒筆錄王朴為學士居近後儀橋常便服頂席帽步行沿河以訪親故前輩通脫簡率如此亦法簡寬是時世宗新即位銳意征伐已撓羣議親敗劉旻于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顧大臣問治道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冊府元龜周徐台符晉末為翰林學士契丹之陷中原也台符從韃帳北至於薊門及戎人內潰乃窟身南歸初台符所乘馬性好嘶鳴及自北塞迴常露宿

於草中雖番騎連羣經其左右而台符馬若籍其口者
然及行至漢地卽嘶鳴如故時人以爲積善之所感也
二十人使作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平邊策朴在選中
而當時文士皆不欲上急于用武以謂平定僭亂在脩
文德以爲先惟翰林學士陶穀東都事畧陶穀字秀實
邠州新平人也北齊尙
書令唐邕唐內史侍郎唐儉皆其遠祖因避晉高祖諱
而更爲陶遂不復其舊父渙仕至夷州刺史爲邠帥楊
崇本所害穀隨母柳氏育崇本家幼有俊才起家爲校
書郎以書干漢相李崧自單州判官擢爲集賢校理未
幾遂知制誥在周爲翰林學士世宗命近臣各撰平邊
策爲臣不易論皆以脩德來遠爲意唯穀與王朴竇儀
楊昭儉以江淮卽當寶儀東都事畧寶儀字可象荊州
用師取之世宗嘉之寶儀漁陽人也父禹鈞在周爲諫
議大夫五子曰儀嚴侃偁僖皆相繼登科時人謂之寶
氏五龍儀少舉進士景延廣爲侍衛軍帥以儀爲記室
延廣歷滑陝孟鄆四鎮儀皆在幕府漢初召爲右補闕
周廣順初知制誥遷翰林學士拜端明殿學士從世宗

征淮南儀領行在三司以軍需不卽辦世宗將欲深罪之范質力爲救解得免淮南平出爲西京畱守累官至兵部侍郎談錄寶儀尙書本燕人爲性嚴重寡法肅整尙書每對客卽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尙書夫人先亡以房院稍多不敢與勢家爲親援遂再娶孔縣令女爲夫人夫人性愈嚴右丞夫人傾背卽一房列五榻自孔夫人而下五房妯娌皆同寢處尙書薨孔夫人每召參政問事參政則披秉立于門外而應對焉其事嫂之禮如此尙書周世宗時爲翰林學士每宿直世宗宮中不敢令奏樂曰恐寶儀聞之御

史中丞楊昭儉與朴皆言用兵之策朴謂江淮爲可先取世宗雅已知朴及見其議論偉然益以爲奇引與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顯德三年征淮以朴爲東京副畱守還拜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遷樞密使四年再征淮以朴畱守京師

五代史初世宗以英武自任喜言天下事常憤廣明之後中土

日職值累朝多事尙未克復慨然有包舉天下之志而
居常計事者多不喻其旨惟朴神氣勁峻性剛決有斷
凡所謀畫動愜世宗之意繇是急于登用尋拜左散騎
常侍充端明殿學士知府如故是時初廣京城朴奉命
經度凡通衢委巷廣袤之間靡不由其心匠及世宗南
征以朴爲東京副留守車駕還京改戶部侍郎兼樞密
副使未幾遷樞密使檢校太保頃之丁內艱尋起復授
本官四年冬世宗再幸淮甸兼東京留守京邑庶務悉
以便宜制之比及還蹕都下肅如也開談錄朴植性
剛烈大臣藩鎮皆憚之世宗收淮南俾朴留守時以街
巷隘狹例從展拆怒廂校弛慢于通衢中鞭背數十其
人忿然嗟云宜補廂虞候豈得便從央朴微聞之命左
右擒至立斃于馬前世宗聞之笑謂近臣云此是
大愚人去王朴面前誇宣補廂虞候宜其死矣世宗
之時外事征伐而內脩法度朴爲人明敏多材智非獨
當世之務至于陰陽律厯之法莫不通焉顯德二年詔
朴校定大厯乃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經之學設通經

統三法以歲軌離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

為欽天厯六年又詔朴考正雅樂朴以謂十二律管互

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為律準太平治跡統類景祐元年十月李照建言王朴

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禁坊樂高二律擊黃鍾則為大呂擊夾鍾則為夷則

是冬興夏令春召秋氣蓋五代之亂雅樂廢壞朴創意造律準不合古法又丁度言王

朴律準尺比漢錢尺寸長二分有奇比景表尺短四分

又五代之亂大樂淪散王朴始用尺定律而聲與器皆失之玉海王朴律準尺比晉前尺長二分一釐比

梁表尺短一釐又魏漢津言唐田畸周王朴並用水尺之法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

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為均樂成而和五代會要周顯德六年正月樞

密使王朴上疏曰臣聞禮以檢形樂以和心禮樂者聖人之大教也形體順于外心器和于內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故治定必制禮功成必作樂一人作之于上萬國化之于下政令不嚴功力不勞而天下理者禮樂也行

政者禮也成禮者樂也故聖人盡心焉夫樂作于人心
成聲于物聲氣既和反感于人心者也所假之物大小
有數九者成數也是以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之聲
爲樂之端也半之清聲也倍之緩聲也三分其一以損
益之相生之聲也十二變而復黃鍾聲之總數也乃命
之曰十二律旋迭爲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播之于
八音著之于歌頌將以奉天地事祖宗和君臣接賓旅
厥政教厚風俗以其功德之形容告于神明俾百代之
後知邦國之所由行者也宗周而上率由斯道自秦而
下旋宮聲廢洎東漢雖有大予丞鮑鄴興之亦人亡而
音息無嗣續之者漢至隋垂十代凡數百年所存者黃
鍾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唯用七聲其餘五律謂之
啞鍾蓋不用故也唐太宗有知人之明善復古道乃用
祖孝孫張文收考正雅樂而旋宮八十四調復見於時
在懸之器方無啞者所以知太宗之道與三五同功焉
安史之亂京都爲墟器之與工十不存一所用歌奏漸
多紕繆逮乎黃巢之餘工器都盡購募不獲文記亦亡
集官酌詳終不知其制度時有太常博士殷盈孫案周
官考工記之文鑄鍾十二編鍾二百四十處上蕭承
訓校定石磬今之在懸者是也雖有樂器之狀殊無相

應之和遠夫偽梁後唐歷晉與漢皆享國不遠未暇及
于禮樂至十二鑄鐘不問聲律宮商但循環而擊之編
鐘編磬徒懸而已絃竹匏土僅有七聲作黃鍾之宮一
調亦不能備其餘八十三調於是乎泯絕樂之缺壞無
甚于今陛下天縱文武奄宅中區思復三代之風臨視
樂懸親自考聽知其亡失深動上心乃命中書舍人竇
儼參詳太常樂事不踰月調品八音粗加和會以臣曾
學律歷宣示古今樂錄令臣討論臣雖不敏敢不奉詔
遂依周法以秬黍校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爲黃鍾
之管與現在黃鍾之聲相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
十二律管以爲衆管互吹其聲不便乃作律準十三弦
宮聲長九寸張弦各如黃鍾之聲以第八弦六尺設柱
爲林鍾第三弦八尺設柱爲太簇第十弦五尺三寸四
分設柱爲南呂第五弦七尺一寸二分設柱爲姑洗第
十二弦四尺七寸五分設柱爲應鍾第七弦六尺三寸
三分設柱爲蕤賓第二弦八尺四寸四分設柱爲大呂
第九弦五尺六寸三分設柱爲夷則第四弦七尺五寸
一分設柱爲夾鍾第十一弦五尺一分設柱爲無射第
六弦六尺六寸六分設柱爲中呂第十三弦四尺五寸
設柱爲黃鍾之清聲十二聲中旋用七聲爲均爲均之

主者惟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
乎本音之律七聲迭應而不亂乃成其調均有七調聲
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歌奏之曲由之出焉旋宮之聲
久絕一日而補出臣獨見恐未詳悉望下中書門下集
百官及內外知音者較其得失然後依調製曲八十四
調曲有數百今見存者九曲而已皆謂之黃鍾之宮聲
其餘六曲錯雜諸調蓋傳習之誤也唐初雖有旋宮之
樂至于用曲多與禮文相違既不敢用唐爲則臣又惜
學獨立未能備究古今亦望集多聞知禮樂者上本古
典下順常道定其義理於何月行何禮合用何調曲聲
數長短幾變幾成議定而製曲方可久長行用所補雅
樂旋宮八十四調并所定尺寸所吹黃鍾管所作律準
謹並上進乃詔尙書省集百官詳議兵部尙書張昭等
議曰昔帝鴻氏之製樂也將以範圍天地協和人神候
八節之風聲測四時之正氣氣之清濁不可以筆授聲
之善否不可以口傳故鳧氏鑄鐘倫伶截竹爲律呂相
生之管宮商正和之音乃播之于管弦宣之于鐘石然
後覆載之情斯合陰陽之氣和同八風從律而不姦五
色成文而不亂空桑枯竹之韻足以禮神雲門大夏之
容無虧觀德然月律有旋宮之法備於太師之職經秦

滅學雅道凌夷漢初之時所調唯存鼓舞旋宮十二均
更用之法世莫得傳漢元帝時京房善易別音探求古
義以周官均法每月更用五音乃立準調旋相爲宮成
六十調又以日法折爲三百六十傳于樂府而編懸復
舊律呂無差遺漢中徵雅樂淪缺京房準法屢有言者
事終不成錢樂空記其名沈重但條其說六十律法寂
寥不嗣梁武帝素精音律自造四通十二笛以敘八音
又引古五正二變之音旋相爲宮得八十四調與律準
所調音同數異侯景之亂其音又絕隋朝初定雅樂羣
黨沮議歷載不成而沛國公鄭譯因龜茲琵琶七音以
應月律五正二變七調克諸旋相爲宮復爲八十四調
工人萬寶常又減其數稍令古淡隋高祖不重雅樂令
儒官集議博士何妥駁奏其鄭萬所奏八十四調並廢
隋代郊廟所奏唯黃鍾一均與五郊迎氣雜用蕤賓但
七調而已其餘五鐘懸而不作三朝宴樂用緩樂九部
迄于革命未能改更唐太宗爰命舊工祖孝孫張文收
整比鄭譯寶常所均七音八十四調方得絃管並施鐘
石俱奏七始之音復振四庠之樂皆調自安史亂離咸
秦蕩覆崇牙樹羽之器掃地無餘戛擊搏拊之工窮年
不嗣郊廟所奏何異南箕波蕩不還知音殆絕臣等竊

以音之所起出自人心夔曠不能常存人事不能長泰
人亡則音息世亂則樂崩若不深知禮樂之情安明制
作之本臣等據樞密使王朴條奏採京房之準法練梁
武之通音考鄭譯寶常之七均校孝孫文收之九變積
累黍以審其度聽音詩以測其情依權衡嘉量之前文
得備數和聲之大旨播于鐘虞足洽簫韶臣等今月十
九日於太常寺又命太樂令賈峻奏王朴新法教習以
備禮寺施用其五郊天地宗廟社稷三廟大禮合用十
三管諸調並載唐史開元禮近代常行廣順中太常卿
邊蔚奉敕定前件祠祭朝會舞名樂曲歌詞寺司合有
簿籍伏恐所定與新曲法調聲韻不叶請下太常寺檢
詳校試若或乖舛請本寺依新法聲調別撰樂章舞曲
令歌者教習從之玉海初周世宗顯德六年正月樞
密使王朴依周法以柷黍校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
爲黃鍾之管橫三三九寸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
得十二律管乃作律準十三絃用七聲爲均均有七調
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張昭等議朴采京房之準法
練梁武之通音考鄭譯寶常之七均校孝孫文收之九
變積累黍以審其度聽聲詩以測其情音律和諧不相
凌越楓窗小牘周顯德中嘗詔王朴考正雅樂朴以

爲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爲律準以九尺之弦十三依管長斷分寸設柱用七聲爲均樂乃和至景祐元年九月帝御觀文殿詔取王朴律準觀視御筆篆寫律準字於其底復付太常秘藏本寺模勒刻石於其廳事博士直史館宋祁爲之贊其詞曰有周有臣嗣古成器絃寫琯音柱分律位俾授攸司謹傳來世上聖稽古規庭閱視嘉御正聲親銘寶宇奎鉤奮芒河龍獻勢樂府增榮乾華俯貴用協成韶永和天地歸田錄太常所用王朴樂編鍾皆不圓而側垂自李照胡瑗之徒皆以爲非及照作新樂將鑄編鍾給銅鑄瀉務得古編鍾一枚工人不敢銷毀遂藏於太常鍾不知何代所作其銘曰粵朕皇祖寶鍾鍾粵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王朴夷則清聲合而其形不圓而側垂正與朴鍾同然後知朴博古好學不爲無據也江鄰幾雜志李照議王朴編鍾不圓後得周編鍾正與朴同議者始知照之妄困學紀聞晁子止曰縱黍爲之則尺長律管容黍爲朴性剛果又見信于世宗凡其所爲當有餘王朴是也朴性剛果又見信于世宗凡其所爲當時無敢難者然人亦莫能加也世宗征淮朴畱京師廣

新城通道路壯偉宏濶今京師之制多其所規爲其所
作樂至今用之不可變其陳用兵之畧非特一時之策
至言諸國興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
後亡其後宋興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六年
春世宗遣朴行視汴口作斗門還過故相李穀第疾作
仆于坐上昇歸而卒年五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叩
地大慟者數四贈侍中五代史六年三月世宗令樹斗門于汴口不踰時而歸朝是日
朴方過前司空李穀之第交談之頃疾作而仆于座遽
以肩昇歸第一夕而卒時年五十有四世宗聞之駭愕
卽時幸其第及柩前以所執玉鉞卓地而慟者數四贈
賻之類率有加等優詔贈侍中朴性敏銳然傷于太剛
每稠人廣座之中正色高談無敢觸其鋒者故時人雖
服其機變而無恭懿之譽其筆述之外多所該綜至如

星緯聲律莫不畢殫其妙所撰大周欽天厯及律準並
行于世五代史補世宗志在四方常恐運祚速而功
業不就以王朴精究術數一旦從容問之曰朕當得幾
年對曰陛下用心以蒼生爲念天高聽卑自當蒙福臣
固陋輒以所學推之三十年後非所知也世宗喜曰若
如卿言寡人當以十年開拓天下十年養百姓十年致
太平足矣其後自瓦橋關回戈未到關而晏駕計在位
止及五年餘六箇月五六乃三十之數蓋朴婉而言之
五代史闕文周顯德中朴與魏仁浦俱爲樞密使時
太祖皇帝已掌禁兵一日有殿直乘馬誤衝太祖導從
太祖自詣密地訴其無禮仁浦令徽院勘詰朴謂太祖
曰太祖尉名位雖高未加使相殿直延臣也與太尉比肩
事主太尉況帶職不宜如此太祖唯唯而出臣謹按朴
之行事傳于人口者甚衆而史氏闕書臣聞重脩太祖
實錄已於李穀傳中見朴遺事今復補其大者況太祖
太宗在位每稱朴有上輔之器朝列具聞邵氏聞見
近錄太祖皇帝爲殿前都點檢有殿直衝節執詣樞府
樞相王朴曰太尉軍制殿直廷臣無迴避禮太祖卽位
每嘆曰安得王朴者相之默記王朴仕周爲樞密使
五代自朱梁以用武得天下政事皆歸樞密院至今謂

之二府當時宰相但行文書而已況朴之得君哉所以
世宗纔四年間取淮南三關所向成功時緣用兵朴
多宿禁中一日謁見世宗屏人輦感且倉皇嘆曰禍起
不久矣世宗因問之曰臣觀元象大異所以不敢不言
世宗云如何曰事在宗社陛下不能免而臣以先當之
今夕請陛下觀之可以自見是夜與世宗微行自厚載
門出至野次止于五丈河旁中夜後指謂世宗曰陛下
見隔河如漁燈者否世宗隨亦見之一燈熒熒然遙
甚近則漸大至隔岸大于車輪矣其間一小兒如三四
歲引手相指既近岸朴曰陛下速拜之既拜漸遠而沒
朴泣曰陛下既見無可復言後數日朴于李穀坐上得
疾而死世宗既伐幽燕道被病歸而崩明年而天授我
宋矣火輪小兒蓋聖朝火德之兆豈偶然哉又王朴
仕周世宗制禮作樂考定聲律正星厯脩刑統百廢俱
起又取三關收淮南皆朴爲謀然事周世宗纔四年耳使
假之壽考安可量也嘗自謂朴在則周朝在非過論也
王禹偁記朴在密院太祖時爲殿前點檢一日有殿直
衝節者訴于密院朴曰殿直雖官小然與太尉比肩事
主且太尉方典禁兵不宜如此大臣如李穀鄭仁誨與朴
宗于禁中作功臣閣畫當時大臣如李穀鄭仁誨與朴

之屬太祖卽位一日過功臣閣風開半門正與朴象相
對太祖望見郤立然上御袍襟領磬折鞠躬頂禮乃
過左右曰陛下貴爲天子彼前朝之臣禮何過也太祖
以手指御袍云此人若在朕不得此袍著其敬畏如此
避暑錄話五代梁唐晉漢四世人才無一可道者自
古亂亡之極未有乏絕如是蓋唐之得士不過明經進
士兩途自鄭畋死大臣無復有人而四世之君皆起盜
賊攘奪故相與佐命者亦皆其徒天下賢士何從而進
哉至周世宗承太祖之業初非自取以兵而得王朴佐
之李穀之徒遂以類至鬱然有治平之象北取三關南
定淮甸無不如意而中國之兵亦少弭其不克成業者
君臣皆早死爾

鄭仁誨字日新太原晉陽人也初事唐將陳紹光紹光
爲人驍勇而好使酒嘗因醉怒仁誨拔劍欲殺之左右
皆奔走仁誨植立不動無懼色紹光擲劍于地撫仁誨
曰汝有器量必富貴非吾所及也仁誨後棄紹光去還

鄉里事母以孝聞

五代史鄭仁誨字日新晉陽人父霸累贈太子太師仁誨幼事唐驍將陳

紹光恃勇使酒嘗乘醉抽佩劍將刺刃于仁誨左右無不奔避唯仁誨端立以俟畧無懼色紹光因擲劍于地謂仁誨曰汝有此器度必當享人間富貴及紹光

典郡仁誨累爲右職後退歸鄉里以色養爲樂

漢高

祖爲河東節度使周太祖居帳下時時往過仁誨與語

甚懽每事有疑卽從仁誨質問仁誨所對不阿周太祖

益奇之漢興周太祖爲樞密使乃召仁誨用之累官至

內客省使太祖破李守貞于河中軍中機畫仁誨多所

參決太祖入立以仁誨爲大內都點檢恩州團練使樞

密副使累遷宣徽北院使出爲鎮寧軍節度使顯德元

年拜樞密使

五代史漢高祖之鎮河東也太祖累就其第與之燕語每有質問無不以正理爲答

太祖深器之漢有天下太祖初領樞務卽召爲從職及
太祖西征嘗密贊軍機西師凱旋累遷至檢校吏部尚
書太祖踐阼旌佐命功授檢校司空客省使兼大內都
點檢思州團練使尋爲樞密副使踰年轉宣徽北院使
右衛大將軍出鎮涇淵轉檢校世宗攻河東仁誨畱守
太保入爲樞密使加同平章事東都明年冬以疾卒世宗將臨其喪有司言歲不利臨
喪世宗不聽乃先以桃茢而臨之仁誨自其微時常爲
太祖謀畫及居大位未嘗有所聞而太祖世宗皆親重
之然亦能謙謹好禮不自矜伐爲士大夫所稱贈中書
令追封韓國公諡曰忠正五代史世宗之北征也以仁誨爲東京畱守調發軍需供
億無闕駕迴加兼侍中尋丁內艱未幾起復顯德二年
冬疾亟世宗幸其第親加撫問欷歔久之及卒世宗親
臨其喪哭踰數舉是時世宗將行近臣奏云歲道非便
不宜臨喪弗聽然而先之以桃茢之事時以爲得禮仁

誨爲人端厚諫損造次必由于禮及居樞務雖權位崇重而能孜孜接物無自矜之色及終故朝廷咸惜之詔贈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諡曰忠正旣葬命翰林學士陶穀撰神道碑文官爲建立表特恩也子勳累厯內職早卒絕嗣初廣順末王殷受詔赴闕太祖遣仁誨赴鄴都巡檢及殷得罪仁誨不奉詔卽殺其子蓋利其家財妓樂也及仁誨卒而無後人以爲陰責焉

五代會要忠正贈中書令鄭仁誨諡

扈載字仲熙北燕人也少好學善屬文廣順初舉進士高第拜校書郎直史館再遷監察御史其爲文章以辭多自喜常次厯代有國廢興治亂之迹爲運源賦甚詳又因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世宗聞之遣小黃門就壁錄之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賜緋而載已病不能朝謝居百餘日

乃力疾入直學士院世宗憐之賜告還第遣太醫視疾

五代史扈載少好學善屬文賦頌碑贊尤其所長廣順

初隨計于禮部交價爲一時之最是歲升高等載因遊

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世宗聞之遣小

黃門就壁錄之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制誥遷

翰林學士賜緋而載已病不能謝居百餘日乃力初載

疾入直學士院世宗憐之賜告還第遣太醫視疾

以文知名一時樞密使王朴尤重其才薦于宰相李穀

久而不用朴以問穀曰扈載不爲舍人何也穀曰非不

知其才然載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賢退

不肖爲職何言命耶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爲學士居歲

中病卒年三十六議者以穀能知人而朴能薦士

五代史年

三十有六卒載始自解褐至終纔四年而與劉衮皆有

才無命時論惜之劉衮彭城人神爽氣俊富有文藻錄

進士第任左拾遺與尾載齊名年二十八而卒鶴林玉露五代時尾載有文名嘗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
碧鮮賦題壁間周世宗命小黃門錄進覽之稱善王朴
尤重之薦之宰相李穀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薄命恐不
能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何言命耶乃
拜知制誥爲學士居歲餘果卒余謂穀言陋矣不幸而
中若朴者真當是時天子英武樂延天下奇才而尤禮
宰相之言也

重文士載與張昭竇儼陶穀徐台符等俱被進用穀居

數人中文辭最劣尤無行

南唐近事陶穀學士奉使恃上國勢下視江左辭色毅然

不可犯韓熙載命妓秦弱蘭詐爲驛卒女每日弊衣持
帚掃地陶悅之與狎因贈一詞名風光好云好因緣惡
因緣只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
少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明日後主設宴陶辭色如
前乃命弱蘭歌此詞勸酒大沮卽日北歸玉壺清話
先是朝廷遣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爲名實使覘之李相
密遣熙載書曰吾之名從五柳公驕而喜奉宜善待之
至果爾容色凜然崖岸高峻燕席談笑未嘗啟齒熙載

謂所親曰我輩歷久矣豈顧至是耶觀秀實公非端
介正人其守可緊諸君請觀因令宿留俟寫六朝書畢
館泊半年熙載遣歌人秦弱蘭者詐爲驛卒之女以中
之弊衣竹釵旦暮擁帚灑掃驛庭蘭之容止宮掖殆無
五柳乘隙因詢其迹蘭曰妾不幸夫亡無歸托身父母
卽守驛翁姬是也情旣實失慎獨之戒將行翌日又以
一闕贈之然後數日醺於澄心堂李中主命玻璃巨鍾滿
酌之穀穀然後數日醺於澄心堂李中主命玻璃巨鍾滿
穀慚笑捧腹簪珥幾委不敢不酬醺罷復灌幾類漏卮
倒載吐茵尙未許罷後大爲主禮所薄還朝日止遣數
小吏攜壺漿薄餞于郊迨歸京鸞膠之曲已喧陶因是
竟不大用其詞春光好云好因緣惡因緣柰何天只得
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
膠續斷弦是何年墨客揮犀國初朝廷遣陶穀使江
南以假書爲名實使覘之丞相李穀以書抵韓熙載曰
五柳公驕甚其善待之穀至果如李所言熙載謂所親
曰陶秀實非端介者其守可緊當使諸君一笑因令宿
驛舍埃騰六朝書半年乃畢熙載使歌姬秦弱蘭衣敝
衣爲驛卒女穀見之而喜遂犯愆獨之戒作長短句贈
之明日中主燕客穀凜然不可犯干中主持觥使弱蘭

歌續斷絃之曲侑昭儼數與議論其文粲然而穀徒能之沒大慙而罷

先意所在以進諛取合人主事無大小必稱美頌贊至

于廣京城爲木偶耕人紫芝白兔之類皆爲頌以獻其

辭大抵類俳優而載以不幸早卒論議雖不及昭儼而

不爲穀之諛也五代會要周顯德元年河南奏汜水縣民家生紫芝數莖以進至三年潁州進

白兔翰林學士尙書兵部侍郎知制誥陶穀進紫芝白兔頌冊府元龜周世宗顯德四年五月癸卯翰林學

士兵部侍郎知制誥陶穀進紫芝白兔頌曰陛下嗣位之元年歲次甲寅薄伐太原興六月之師定王業也虎

賁振旅兵渡孟津汜水獻紫芝三莖曄曄分花惹度關之氣越三載歲在丙辰親征淮夷破十萬之衆宣武功

也戎輅旋軫途次商唐潁州獻白兔一頭皎皎效質疑

行傳曰國君德及昆蟲則白兔馴上宴息之暇有時臨觀禎祥而脩德善馴擾之遂性三者昭萬物肇生之

數白者叶太素返朴之義芝爲瑞也左盤右屈而自然
成形兔之異也或白或蒼亦不常其色豈可使曠代嘉
瑞來者無聞今聖君儉德罷露臺至仁祝疎羅重衡林
不時之禁則草木茂矣崇宗廟祔祭之禮則禽魚樂矣
若然則朱草蓂莢將擢秀於庭際丹鳳麒麟豈空遊于
郊薮下臣不佞再拜作頌頌曰美哉靈草逸矣明視慶
上帝之所臨昭王者之嘉瑞考其祥稽其事芝爲草也
豈奪朱而效靈兔乃獸焉取守黑而爲異徵其薦瑞之
日俱在迴鑾之次酌物情
順天意吾君當垂衣而治

嗚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
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弈知
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
者臨碁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弈者視焉爲之易置其
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碁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

也王朴之材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脩制度議刑法定律厯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彊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君之用能置賢知於近五代史纂誤今按其上下文意此治君之用當是治國之君傳寫之誤爾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況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

勝歎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一